

心有远意

人生

□ 马庆民

去朋友家串门,恰逢朋友刚刚作完一幅画,来不及引座,他便带我上前欣赏。朋友笑盈盈地问:“这幅画如何?”

“不愧是大师之作!”我自知朋友是国家一级美术师,对中国山水画造诣颇高,自己虽不懂绘画,但心里认定必是上乘之作。

谁知朋友哈哈大笑,“我不是要你恭维,你谈谈对这幅画的看法,找找瑕疵。”

我“假模假样”地端详片刻,说:“感觉有点糙,是不是知道我来,偷工减料了?”

朋友用双手将画撑起,退到阳台上,“你再看看?”

“咦,有点意思。这个距离再看的话,好像山突然有了灵气,水也似乎缓缓流动,着实妙哉!”我不解其意,直言问道:“难道此画只可远观?”

朋友将画放回,递过来一杯茶,慢悠悠地说:“这就是国画的魅力——远意!这种‘远意’,就是中国传统绘画到了成熟阶段之后最深层次的追求。”

见我一头雾水,朋友便又换了一种说法,他把“远意”比作我们之间的关系:虽志同道合,交往多年,又同住一个小区,却没有整日黏糊在一起,始终保持着一

距离,既朦胧,又不疏远,所以才能相处不厌,静静地欣赏着彼此的美。

从朋友家出来,我一直琢磨朋友口中的“远意”。我想到了庄子的《逍遥游》:“水击三千里,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”所谓“逍遥游”,就是试图摆脱生命中的束缚与障碍,无所依傍地到达理想中的“远方”。我想这个“远方”,其实就是最初的“远意”。

倘若翻开唐诗宋词,我们会发现,对“远意”的追寻,文人墨客们从未停止过脚步。唐人贾岛曰:“分首芳草时,远意青天外。”元人熊鉉曰:“我来武夷山,远意超千古。”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曰:“春山无近远,远意一为林。未少云飞处,何来人世心?”

对“远意”的追寻,其实就是对美好的向往,往往也是对付现实压迫的一种心理希冀。但在俗世浮沉中,想拥有“远意”并不容易,只有当一个人流连于山水丘壑,抛却凡尘杂虑时,才可以真的“远”于俗情,找到不同寻常的美。

我想,正是因为寻到了远意,李白和敬亭山才会“相看两不厌”,陶渊明才能“悠然见南山”,王维才会“行至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王昌龄才能看见“大漠孤烟

直,长河落日圆”,苏东坡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……

寻到了“远意”,便是在心底种下了花儿,丝缕暗香飘渺,芬芳寡淡的光阴,让寂然无波澜的日子,生出一分清喜,借着一路走下去的一脉温情,生生不息。

今天的我们,常常把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与“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”挂在嘴边。事实上,“诗和远方”与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,能够给予我们的,都是一种“远意”,都能帮助我们吧令人窒息的现实稍稍推远一点,暂时摆脱一下世俗的钻营与苟且。

记得有位作家说过,心有远意的人更懂得深情。依我看来,心有远意的人,还更能发现美。因为心有远意,才会在花田半亩中,感受到清风绕肩;才会在竹林清逸间,品味出袅袅茶香;才可以抬头见山月,垂眉读众生,把日子过成诗。

心有远意,不必归隐终南山,处处皆是桃花源、水云间;心有远意,心才不会困于尘世的方寸之间,情才不会淹没于晨昏的喧嚣之下;心有远意,天远地偏,忧愁自断,世间万物皆美好!

——摘自《通州日报》

生活

“温”言暖人

□ 付振双

在《世说新语》的《言语》篇中,有这样一个故事:谢鲲带着八岁的谢尚送客,大家夸赞谢尚,说他“年少,一坐之颜回”。而谢尚回答说:“坐无尼父,焉别颜回?”

面对众人的夸赞,谢尚没有直接表达谢意,也没有坦然接受“座中颜回”的赞美,而是反问大家,在座之中没有孔子,怎么能识别颜回呢?言外之意,如果大家承认在座之中有孔子,那颜回可以识别出来;哪怕是承认有孔子似的人,那颜回似的人也可以有。在谢尚的头脑中,始终有个意识:你们夸我,我夸你们,事实为根基,谁也不难堪。总之,脱口而出的八个字,言简意赅,回味无穷。

近来,我常读《世说新语》,以为它的妙处,首先在于简短,因此,忙碌之余,闲暇之间,用上几分钟,读上一段,细细品味,就已经妙到心坎里了。比如谢尚的这个故事,他的精彩回答,硬是叫我“甜”了一天,也“暖”了一天。

当然,我也扪心自问,如果送客的不是谢尚,是我,并且不是八岁的我,而是现在的我,那我会说出这样的话吗?我不确定,也没有信心来确定。要是能说出那样的话,肯定是运气好,可要保证是疑问句,这需要的运气可就太大了。整不好,没讨着好,还得罪了众人。

其实,该篇中,就在这个故事之前,还有个“杨氏之子”的故事,因其已选入小学语文课本,故流传更广。故事中,杨氏之子和他的父亲没有具体名字。这一天,孔坦即孔君平去拜访他父亲,可他父亲不在家,于是九岁的他喊叫出来。从这里可看出来,两家的关系很好,应该大人孩子间都熟悉。接着,没有寒暄,身为孩子的他,为客人摆设果品,其中有杨梅。孔坦指着杨梅给孩子看,说道:“这是你们家的家果。”他随声答道:“我没有听说过孔雀是先生家的家禽。”

杨氏之子非常聪慧,在长辈信手拈来的玩笑话前,不怯场,有分寸。同样是以姓联想,做出“文章”来,杨氏之子说得十分巧妙。他没有生硬地直接说“孔雀是夫子家禽”,而是采用了否定的方式,说“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”,婉转对答,既表现了应有的礼貌,又表达了“既然孔雀不是您家的鸟,杨梅岂是我家的果”这个意思,使孔君平无言以对。因为孔君平要承认孔雀是他家的鸟,他说的话才立得住脚。

这两则故事完美呈现了说话的艺术和智慧。对我来说,话语之中透着的温度,更令我着迷。在生活中,我们的言语如果没有注意听者的感受,一旦对方的接受度和心情不佳,说话的效果势必会受到影响,甚至本来的好意,都将被扭曲。而双方三言两语,你来我去,几个回合后,相视一笑,是多么难得的境遇!

看来,要想“温”言暖人,果真要掌握方法。

——摘自《淮河早报》



点滴

半个世纪高贵的沉默

□ 王章材

1939年,朱庆澜将军重修法门寺时,发现一个地宫的入口。修缮过程中,陆续出土了红白珊瑚宝石、水晶珠、佛像铜器等宝物。朱庆澜将军下令:“所有宝物原塔封存。”所有参与者都意识到,如果继续往下挖,会出现何等令人心动的宝藏。当时,战火正炽,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西安。为确保地宫安全,朱庆澜将军立即召集所有知情人,要求他们必须立誓保守此秘密,绝不让外人,尤其是不能让贪婪的日本人知道,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。当时的维修委员会,有县长,有乡绅;参与维修的,有普通乡亲,有工人。这批人,被无情地裹挟进时代的浪潮中,沉沉浮浮,战乱、分合、天灾、洪水、瘟疫、死亡……

然而,直到1987年,法门寺地宫被发掘,考古人员发现唐代佛像装于铁皮盒中,还有1939年修缮时留下的字样,才有当年的知情者出来讲述。法门寺唐代地宫被发掘后,震惊中外。4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,其中包括1枚灵骨、3枚影骨,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佛指舍利。地宫中,稀世珍宝、绝代珍器更是数不胜数。

更让人震惊的是,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,竟然没有一个人泄露过秘密。这群人,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,于人世间的苦难、各种流涕、各种欲望中,隐藏着巨大的秘密,近身于倾城财富,故作不知。有谁知道,在近代秦川大地上,曾有过这样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高贵的沉默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站立的树根

□ 朱宜尧

根的姿势,完全凭借树在地面以上的干、枝的生存状态决定的。

如果风要吹走树,埋在土里的树根就会拼了命地拉着树,它的姿势就是刚强而有力量,甚至有狰狞和奋力所结成的“网”,或者说盘根错节。如果一棵树能顺风顺水地生长,从未经历让人胆战心惊的狂风暴雨闪电雷击,它安逸得像一株花盆里的草,温室里的苗,它的根系也会舒朗自然,甚至会有人称之为大气。那根,看起来没有什么怨气、怒气,更不懂得什么叫盘根错节。它的自然,也成了很多人的向往。

人们喜欢“疖子”,却并不喜欢疖子的所有不平凡的经历。疖子是树的另一种花,很多小的工艺品,烟斗,花瓶,拐杖,它们的雕花都有疖子的光芒才格外不凡,有了艺术的深邃,有了难以琢磨的喜欢。

我见过树根像八爪鱼的,它抓住一个几吨重的石头,紧紧贴在石头上面,像流淌的树根。它的根露在地表部分的有着直角的弯曲,牢牢地抓住这个硕大的石头,又深深插入泥土。它的树干笔直高大,有着不敢想象的笔直,直插云霄,直耸入云。它的直,还有它的圆都可以让人惊叹。它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,这几百年中,它可能经历过洪灾,就在被洪水冲走的时刻,它抓住了这块石头,我想它当时被冲倒了,躺在石头上,等洪水消退,它开始慢慢直立。它感谢那块石头,让它有了喘息的机会,它躺在石头上调养身体,它也是懂得感恩的一棵好松树,所以它抱紧它,在地的表面上才有了难得一见的“根抱石”的奇观。

我还见过一个树根,像极了一张蜘蛛网,很多年在我脑海里不忘,每当想

到一棵树,就能浮现它的样子。它原本是平躺在泥土里,可狂风暴雨像一台风力挖掘机,硬是把它挖掘了出来。它喘息最后的生机,倔强地带着泥土,把裸露的部分呈现给森林、人间。我想它是壮阔的,它是英雄的,因为它的高大,所以才遭受了更多的狂风暴雨闪电雷击,它承担了更多更坏的东西,保全自己的兄弟姐妹。它躯干清白的纹理,让人类的目光饱含深情与不安,并不时地发出感叹与敬畏。

四丰山有一棵树,是一棵年轻的树。按说它应该生活无忧,不愁水,不懂得干旱。但是,它的根只有一半在泥土里,水岸的一半,永远都在不停地冲洗它本已裸露的根。它的根能见的部分有一米之多,直立着,坚挺着,已经成了树干,支撑着树。它依然保持着松树的品格。一半的根,直立的根,本来是一种生存的优势,竟然成了生存的危机,给了它致命的伤害。

这几棵树在我的生命里一直影响着我。优与劣,见与未见,往往都给人更多深刻的思考。优,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优。劣,也未必一辈子都处于劣之中。那些养尊处优的往往是看不见的窒息,直到在优中死去,才有警醒。那些劣中的根,往往奋然改变自己,慢慢将劣变成了优。

看不见的事物,往往影响到看得见的事物。不能因为看得见,我们有了眼里的清楚,就自认为明明白白。它的深刻,往往是看不见的。人生就是这样,能看见的,就是能看见的。看不见的,才是生存的智慧。

那些看不见的,才使生命有了无限丰盈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

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 电话:0352-2050272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 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:0352-2429838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09 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

自办发行
全年订价:258元